

《明末遗恨》【全本】

主要角色

崇祯：老生
 王承恩：老生
 周奎：净
 李建泰：净
 李国祯：老生
 范景文：老生
 杜之秩：丑
 杜勋：丑
 周后：旦
 陈演：丑
 周太太：老旦
 姜瓖：老生
 巩永固：老生

情节

明传至崇祯，水旱连秧，国事日非，十七年间，李闯贼兵兴乱，崇祯励力图挽，奈库府空虚，兴师不易，虽设法募征，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更似奸佞成党，杜勋、杜之秩辈，先复献关纳城，贼势大炽，逼犯京师。崇祯欲托孤于国丈周奎，诎周奎亦系一昏谬者，城将破，犹在家中作寿，崇祯亲诣府门，亦不为之迎见，乃急至午门撞钟擂鼓，连击三番，勤王者只李国祯一人而已。崇祯无奈，回宫使后妃自尽，杀公主，以绝后患，幸三太子为徐高救出，得存明嗣。时李国祯孤军抗贼，奈贼势猖獗，不敌殉国，曹化淳献纳内城。崇祯闻讯，知大势已去，乃哭祷太庙，并亲写血诏晓示天下，至煤山自尽焉。

根据《麒麟童真本》第八册整理

【第一场】

(四龙套、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四太监引李闯同上。)

李闯 (引子) 军威镇山岳，到处草木萧，铁骑下，鬼哭神号。

(李闯坐殿。)

李闯 (念) 甲申崇祯十七年，称王朔日坐西安。招地开疆凭胆气，立将大明国运迁。
 (白) 孤，闯王李自成。自从我的舅父死后，俺就称闯王，去年破了承天，众文武立俺以为新顺王，孤家自领大兵，破了潼关，才驾坐西安。众卿，今日孤王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我祖父李继迁为太祖，将俺生地延安府，改为天宝府，米脂县改为天台县，诏告天下，不得有误。

牛金星 (白) 臣领旨。

李闯 (西皮摇板) 孤王洪福从天降，
 不久大明归李王。
 开国群臣皆有赏，

(二风旗同上，过场，同下。)

李闯 (白) 好大的风呀！
 (西皮摇板) 黄雾阴霾大风扬。

(白) 咳！今乃孤王大喜之日，这样的黄雾大风，正是他娘的不祥之兆。
 牛金星 (白) 大王不必烦闷，昔日汉刘邦，得了天下，回转家乡，与父老同饮之时，有大风一阵，故作大风歌，今日大王在故土登基，忽有此大风，乃大吉之兆也。

李闯 (白) 既然如此，吩咐摆驾，俺到坟上祭我的祖宗。

牛金星 (白) 要称王陵。
 李闯 (白) 怎么王陵？
 牛金星 (白) 王陵。

李闯 (白) 嘿嘿，穷光蛋的坟，也变啦王陵啦，如此就摆驾王陵。
(李闯起座。【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邱从周上。)

邱从周 (西皮摇板) 黎民涂炭变天道，
国家将亡出孽妖。
市井小儿掌权要，
万种丑态难画描。
(白) 俺，邱从周。乃是西郡司吏，可笑流寇李自成，搅乱十六载，屠杀百万人民，今日僭于西安，这样的害命蠹贼，居然富贵，还有什么天理；听说他要前来扫墓，这乞儿坟变作了王陵，使俺恶气难消，我不免等他到来，大骂国贼，也与那受难的百姓，出一口怨气啊！
(西皮摇板) 闯贼无道僭王号，
万民怨声截满道。
少时与他不吉兆，
一腔义愤骂贼曹。

(【牌子】。四龙套、四闯兵、四太监、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引李闯同上。【吹打】。祭坟。)

李闯 (白) 祖宗呀，祖宗！我看你这块坟地，也没有什么风水，怎么会有我这皇帝的子孙？真他娘的奇怪呀！
(西皮摇板) 今日称王把墓扫，
心满意足甚自豪。

(邱从周笑。)

邱从周 (西皮摇板) 不由我一阵哈哈笑，
李闯 (白) 何人发笑，绑下了！
邱从周 (白) 李自成！
(西皮摇板) 且慢动手听根苗。
(叫头) 李闯呀，流氓！
(白) 你们的出身，都是市井无赖，偶尔侥幸，拥有大兵，你们也是贫贱细民，一朝得志，就该慰抚平民才是，你们不但不保全百姓，反而杀百姓，害百姓，照这样的行为，只顾占据地盘，卜登高位，逆天背理，恐怕不久，就要被百姓碎尸万段也！

李闯 (白) 哇呀！逆贼你敢骂我，绑了！
邱从周 (白) 且慢，我既骂你，就能拼着一死，我邱从周骂贼而死，好不痛快也！
(西皮摇板) 拼着一死骂强暴，
准备项上受一刀。
(白) 好贼子！

(李闯杀邱从周。)

李闯 (白) 拖下去。

(众人抬邱从周同下。)

李闯 (白) 嘿，又是他娘的不祥之兆！
牛金星 (白) 圣天子百灵相助，哪有许多忌讳，请大王速速进兵，破了都城，以成大业。
李闯 (白) 恐大明一时不能平灭。
牛金星 (白) 不妨，大明阉官专权，惟利自卫，臣已发出檄文，恐吓他们，再用金钱买通内应，大兵到处，那般守关兵将，料必望风归顺。
李闯 (白) 命你照计而行。
牛金星 (白) 遵旨。

(【牌子】。众人同下。)

【第三场】

(褚宪章上。)

褚宪章 (念) 站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褚宪章坐。)

王则尧 (内白) 公公到。
 褚宪章 (白) 有请。
 (褚宪章起座。王则尧上，进门。)

王则尧 (白) 啊，公公。
 褚宪章 (白) 请坐。
 (褚宪章、王则尧同坐。)

褚宪章 (白) 到此必有所为。
 王则尧 (白) 天下荒乱，如何归结，如今大顺王，有公文在此，你我偷放在龙书案上，看万岁怎样发落。

褚宪章 (白) 这倒使得。
 王则尧 (白) 如此我们就是这个主意，告辞了。
 (褚宪章、王则尧同起座。)

褚宪章 (白) 后面备酒，我们同饮。
 王则尧 (白) 如此就要叨扰。
 (褚宪章、王则尧同下。)

【第四场】

(二旗牌引李国祯同上。)

李国祯 (引子) 鬼神愁睹有事秋，灾象晦暝蔽斗牛。
 (李国祯坐。)

李国祯 (念) 张巡杀贼光唐史，文山殉难报宋朝。明季当传于少保，沙场共应扬忠标。
 (白) 本爵，襄城伯李国祯。大明驾前为臣，自阉官专权，国事日非，奸佞捷登高位，贤良尽遭诛戮，当今即位，劳勤国政，力图挽回，怎奈文官爱钱，武将怕死，仍然蒙蔽圣上；今闻得清兵猖狂，流寇蔓张，李自成在西安僭号，叫某怎能安枕，不免早朝奏闻圣上便了。
 左右，带马上朝。
 (李国祯起座，上马，李国祯、二旗牌同下。)

【第五场】

(周奎、杜勋、李建泰、陈演、曹化淳、项煜、蒋得璩、巩永固、田宏遇、范景文、杜之秩、高起潜同上。)

周奎、
 杜勋、
 陈演、
 项煜、
 周奎、
 李建泰、
 曹化淳、
 蒋得璩、
 巩永固、
 田宏遇、
 范景文、
 杜之秩、
 高起潜 (同念) 滴漏五更寒，披衣上绣按。
 杜勋 (白) 咱家，杜勋。
 曹化淳 (白) 曹化淳。
 杜之秩 (白) 杜之秩。
 高起潜 (白) 高起潜。
 周奎 (白) 周奎。
 陈演 (白) 陈演。

田宏遇 (白) 田宏遇。
 范景文 (白) 范景文。
 巩永固 (白) 巩永固。
 李建泰 (白) 李建泰。
 项煜 (白) 项煜。
 蒋得璩 (白) 蒋得璩。
 杜勋 (白) 众位大人，你看关外大乱，内有闯贼谋反，谁能与国家分忧哇！
 曹化淳 (白) 这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李国祯上。)
 李国祯 (白) 众位大人请了。
 杜勋 (白) 为何起得这样早哇？
 李国祯 (白) 国家有事之秋，为臣者岂能安枕！
 杜勋 (白) 你看，你这些小事，连觉都睡不着了么，大惊小怪的是什么道理？
 李国祯 (白) 天下慌慌，刀兵四起，食君之禄，当报国恩，以尽为臣之道，如今关外清兵，国内流寇，似这样内忧外患，岂能安枕。
 杜勋 (白) 地广人稠，还怕就会亡国吗？
 李国祯 (白) 此言差矣，地广哪经得蚕食，人稠心已然涣散，若不见虑，大祸逼于眉睫矣！
 杜勋 (白) 那么，依你有什么办法呀？
 李国祯 (白) 淘汰误国殃民之辈，肃清矇君尸位之臣，救济万民，鼓励军心，尚有转机；诸君再不整理，仍然好货恋位，国亡无日矣！
 曹化淳 (白) 杜公公，何必与他辩嘴，你我走。
 (周奎、杜勋、李建泰、陈演、项煜、蒋得璩、巩永固、田宏遇、范景文、杜之秩、高起潜同下。)
 曹华淳 (白) 你有多大的官，能办多大的事啊！
 (曹化淳下。)
 李国祯 (白) 罢了哇，罢了！
 (西皮摇板) 恨阉官乱朝政这般时候，
 还腆颜说什么地广人稠。
 国不振外侮来内遭流寇，
 好山河不知有几时存留。

(李国祯下。)

【第六场】

(褚宪章、王则尧同上，放檄文，同下。钟声。四太监、徐高引崇祯同上。)
 崇祯 (西皮摇板) 朱由检未登基国政已紊，
 励精神图政治挽已难能。
 十七年水旱灾愧对百姓，
 (崇祯上殿，见檄文。)
 崇祯 (西皮摇板) 龙书案何由来一角公文。
 (白) 呀！龙书案上，哪里来的一角公文！
 宣黄门官。
 徐高 (白) 黄门官上殿。
 (黄门官上。)
 黄门官 (白) 参见万岁。
 崇祯 (白) 黄门官，这一角公文，是何人放在这龙书案上？
 黄门官 (白) 为臣并未安放本章，不知从何而来。
 崇祯 (白) 这倒奇了！宣值殿侍臣。
 徐高 (白) 值殿侍臣见驾。
 (黄门官下。褚宪章、王则尧同上。)
 褚宪章、
 王则尧 (同白) 参见万岁。
 崇祯 (白) 龙书案上，这一角公文，是何人所放？
 褚宪章、

王则尧 (同白) 奴婢们视察之时，并无此物，不知这公文从何而来，恕奴婢有失警之罪。

崇祯 (白) 这又奇了！

徐高 (白) 请万岁拆开公文，御览之后，再为详查。

崇祯 (白) 待朕拆开一观。

(崇祯拆书看。)

崇祯 (白) “大顺永昌皇帝，传谕大明文武官僚，及军民人等，孤王御驾，于三日内至北京驻驿。”啊！这分明是反叛的檄文，这大顺永昌又是何人？

褚宪章 (白) 启万岁：李闯王占据西安之后，已经僭号大顺王，国号永昌。

崇祯 (白) 怎么，流寇李闯，已僭号称王。

王则尧 (白) 启万岁：奴婢听说李闯，攻打山西甚急。

(王则尧、褚宪章同下。)

崇祯 (白) 哎呀，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僭号似雷震，
为何丝毫不知闻。
撞钟擂鼓群臣问，

(徐高撞钟鼓。李国祯、李建泰、范景文、项煜、蒋得谋、巩永固、田宏遇、周奎、陈演、杜勋、杜之秩、高起潜、曹化淳同上，同上殿参见。)

李国祯、
李建泰、
范景文、
项煜、
蒋得{00|[]|[]}王某)、
巩永固、
田宏遇、
周奎、
陈演、
杜勋、
杜之秩、
高起潜、
曹化淳 (同西皮摇板) 两班文武见至尊。

(同白) 臣等见驾。愿吾皇万岁。

崇祯 (白) 众卿平身。

李国祯、
李建泰、
范景文、
项煜、
蒋得{00|[]|[]}王某)、
巩永固、
田宏遇、
周奎、
陈演、
杜勋、
杜之秩、
高起潜、
曹化淳 (同白) 谢万岁。

崇祯 (白) 如今流寇方面，你们可知道有什么紧急之事么？

周奎 (白) 流寇不过乌合之众，如今各路剿灭，看来时局大有转机。

崇祯 (白) 怎么，大有转机？这公文一角，你们拿去看来。

李建泰 (白) 待臣等一观。

(【牌子】。李建泰接看。)

李建泰 (白) 请问万岁，这叛逆檄文，由何处而来？

崇祯 (白) 此檄文在龙书案上，不知从何而来，问过值殿侍臣，也奏道不知何人安放于此。难道说国家将亡，出了妖孽不成？咳！朕自登基以来，流寇蜂起，外侮频来，

水旱兵祸，年年不息，善良人民，不能安业，也不怪文官不能修政，武臣不能平乱，终怪寡人，用人不当，十七年来，才弄得这样紊乱，我这做元首的，对百姓甚觉有愧于心，但不知民脂民膏，奉养你们这班大人先生，可觉得有点惭愧吗？也罢，闯王僭号西安，大逆不道，待朕御驾亲征。

李国祯 (西皮摇板) 孤王御驾将贼征，
(西皮摇板) 愧杀臣等不忠臣。
(白) 请陛下暂息雷霆之怒，闯贼虽然僭号西安，兵犯山西，但流寇乃乌合之众，不足畏也，何劳万岁御驾亲征，臣愿领兵破贼，以死为国。

李建泰 (白) 襄城伯虽有忠心，领兵征剿，但是山西地理不熟，难胜流寇，况且京畿重地，不可不防。万岁，命襄城伯和曹化淳，防守京城，再命杜公公镇守宣府，监视大同，杜之秩把守居庸关。为臣乃山西曲沃人氏，颇知地理，家有薄资，愿率兵转回曲沃，以私财饷军，率师西讨，以报主知遇之恩。

崇祯 (白) 卿家有这忠心，朕感激零涕，候卿行时，朕当仿效古人推毂之礼，以壮声色。

李建泰 (白) 谢万岁。

崇祯 (白) 杜勋听旨：命你镇守宣府，监视大同，与总镇姜琼努力防贼。

杜勋 (白) 遵旨。
(杜勋下。)

崇祯 (白) 杜之秩听旨：我想居庸关口，乃是京师咽喉要路，卿与守将唐通，严加防守，莫负孤意。

杜之秩 (白) 遵旨。
(杜之秩下。)

崇祯 (白) 曹化淳严守外城。襄城伯为九门提督，严防京畿。大学士你辅助督师，共赴国难，可算忠心，但是东阁之事，何人代理？

李建泰 (白) 工部尚书范景文，可代辅国政。

崇祯 (白) 如此范卿，今逢国难当头，累卿负此重任，命卿兼东阁大学士。

范景文 (白) 恐臣才疏，不能当此重任。

崇祯 (白) 朕知卿久矣，今急而用卿，朕已恨迟晚，望卿尚勉为之。

范景文 (白) 臣当以死报国。

崇祯 (白) 卿几时起程？

李国泰 (白) 依臣即欲起程，怎奈粮饷空虚，如何是好？

崇祯 (白) 可也是啊，像这样粮饷空虚，如何能交兵开战，可是府库空空如洗，这财政怎生着手，若无粮饷，就不能发兵平寇，真正难死孤王了！

田宏遇 (白) 万岁何不向百姓输捐粮饷，哪个不肯，就国法从事。

崇祯 (白) 听国丈之言，叫朕去输捐百姓？咳！百姓们虽有救国之心，但是他们能有多大力量，国家捐了他们，也不止一次了，捐得他们精力全疲，而且自顾不暇，现在哪里还有钱来捐助呢，虽然爱国心未尝少息，但是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这做元首的，再去压迫他们，敲他们的骨髓，实在地于心不忍，可是那一些面团团、腹便便、有钱的百姓，他们又没有爱国思想，一个个花天酒地，我我卿卿，甚到缠头之费，一掷千金，国家兴亡，置若无闻，慈善事务，不舍分文，富翁如此，能不痛心也！

(西皮摇板) 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
他把那国家事置若罔闻。
我国民渲染了恶劣根性，
我登基本希望育化愚民。
十七年降天灾是孤的命运，
(哭头) 苍天呀！

李国祯 (西皮摇板) 你何必杀干民罪降我身。
(西皮摇板) 君臣们只哭得山崩地震，
只哭得鬼神号天地昏昏。
圣天子本是那万民根本，
请陛下止悲泪政治速行。

(白) 事到如今，哭也无益，望陛下以社稷为重，当善保龙体。

范景文 (白) 万岁不必悲伤，臣一面招兵，一面酬饷，相机而行。

崇祯 (白) 事已至此，朕方寸已乱，毫无主张，听凭卿家做主，行事去罢。
 范景文 (白) 领旨！
 (西皮摇板) 休管他事艰险奋勇前进，
 李国祯 (西皮摇板) 为武将拼一死卫国卫民。
 (李国祯、李建泰、范景文、项煜、蒋得琛、巩永固、田宏遇、周奎、陈演、高起潜、曹化淳同下。)
 崇祯 (西皮摇板) 到如今已到了山穷水尽，
 巨灵掌恐难挡洪水纵横。
 (崇祯、四太监、徐高同下。)

【第七场】

(四宫女引周后同上。)
 周后 (西皮原板) 戊辰年天如血陕西全省，
 钦天监细推算必主刀兵。
 到如今流寇起西安混乱，
 我主爷与众臣昼夜调停。
 (周后坐。四太监、徐高引崇祯同上。)
 崇祯 (西皮摇板) 贼闯王贪无厌得秦图晋，
 食肉者难定乱辜负国恩。
 粮饷拙兵将弱如此棘荆，
 (周后起座。)
 周后 (白) 迎接万岁。
 (崇祯、周后同进门。)
 周后 (白) 妾妃见驾，吾皇万岁。
 崇祯 (白) 好了好了，国都要亡了，这种虚礼免了罢！
 周后 (白) 万岁。
 (西皮摇板) 莫非是哪一省又报灾情。
 崇祯 (白) 今日孤王上殿，见龙书案上，有公文一角，也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何人所放，
 拆开一观，原来又出了一个皇帝呵！
 (西皮摇板) 李自成在西安僭号大顺，
 发人马夺山西要攻蒲城。
 李建泰请督师朕已照准，
 府库空无粮饷怎能成军。
 周后 (白) 国家危急之秋，难道群臣空食俸禄，一筹莫展。
 崇祯 (白) 田国丈奏道，国家缺乏粮饷，再去捐输百姓，我是知道这些，但是苦百姓们，
 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顾，再去捐他们的钱，于心何忍，除非和几个富翁商议，
 但是他们为富不仁，定要推诿，这便如何是好？
 周后 (白) 启奏万岁，自古至今，百姓们纳税完粮，已尽了他们做国民的义务，国家一日
 有事，又要百姓捐助，可是从来不曾捐过大臣，捐过官吏，未免太不公平；国
 家是大家的国家，担负也应当大家担负，此番捐助军饷，应当由上而下，一律
 捐助，上行下效，方为公平。
 崇祯 (白) 梓童此话，正合朕意，常言道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就依皇后之见，由上捐起，
 再由大臣，以及百姓，少不得先由皇后捐起，梓童，你有多大力量啊？
 周后 (白) 妾愿将正宫一切宝物，捐助军饷，以救国难。
 崇祯 (白) 甚好，待孤明日，将此意对群臣言讲，照皇后的意志，进行便了。
 (崇祯、周后同起座。)
 崇祯 (西皮摇板) 上行下效相呼应，
 周后 (西皮摇板) 同舟共济理纷纭。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六百姓同上。四校尉引曹化淳同上。)

曹化淳 (白) 如今国家要出兵啦，你们都要捐钱哪！
 二百姓 (同白) 啊，公公，这些小意思，请你收了。
 (二百姓同送银。)
 曹化淳 (白) 好好，你们去罢！
 (曹化淳接银，二百姓同下。)
 曹化淳 (白) 你们有没有哇？
 四百姓 (同白) 公公，水荒旱荒、刀兵四起，我们生意都没有，哪里来的钱呀！
 曹化淳 (白) 你们这些东西，都是贱骨头，皮鞭伺候。
 (四校尉同允，同打。二旗牌引李国祯同上。)
 李国祯 (白) 你们为何如此？
 四百姓 (同白) 将军有所不知，有钱之人，把他些金钱，就将他们放了，我们都是无钱之人，就怎样毒打，你们这种行为，我们情愿做亡国奴哇！
 李国祯 (白) 曹公爷，你可曾受贿？
 曹化淳 (白) 住了，你说此话，可有见证？
 四百姓 (同白) 现在他的身上。
 李国祯 (白) 旗牌搜来。
 (二旗牌同允，同搜银。)
 李国祯 (白) 众百姓逃命去罢！
 (四百姓同下。)
 曹化淳 (白) 哈哈，我辛辛苦苦拿住了这些人，你倒把他们放啦！
 李国祯 (白) 这些苦百姓，捉他何用？
 曹化淳 (白) 万岁要是问下罪来哪？
 李国祯 (白) 有我担承。
 曹化淳 (白) 好哇，你敢与我上殿面君。
 李国祯 (白) 如此走。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四太监、徐高、王承恩引崇祯同上。)
 崇祯 (引子) 国难临头，社稷玷危。安得猛士兮，能尽忠义。
 (崇祯坐殿。)
 崇祯 (念) 孤坐江山十七年，哪有一日得安闲。军政日非民思乱，罪在大人太不贤。
 (白) 昨日大学士言道，前去相机招兵筹饷，不知可有头绪，军情紧急，孤王一夜未眠，今日临殿，未免早了一点。
 (崇祯呵欠。)
 崇祯 (白) 群臣尚未到来。
 内侍，撞钟擂鼓。
 徐高、
 王承恩 (同白) 领旨。
 (徐高、王承恩同击钟鼓。曹化淳、田宏遇、周奎、蒋得琛、项煜、范景文、李国祯、陈演、高起潜、巩永固、李建泰同上。)
 曹化淳、
 田宏遇、
 周奎、
 蒋得琛(即王某)、
 项煜、
 范景文、
 李国祯、
 陈演、
 高起潜、
 巩永固、
 李建泰 (同白) 吾皇万岁。

崇祯 (白) 平身。

曹化淳、
田宏遇、
周奎、
蒋得(同[]王某)、
项煜、
范景文、
李国祯、
陈演、
高起潜、
巩永固、
李建泰 (同白) 谢万岁。

崇祯 (白) 筹款招兵一事，怎么样了？

曹化淳 (白) 启奏陛下：奴婢奉范学士之命，招得五百民军，募饷一层，实难筹到，好容易拿着数人，逼他捐款，被李国祯做好人，将他们放了。

李国祯 (白) 启奏陛下：放走之人，皆是无产业之人，打死他们也难得分文，反要激起民变，臣大胆将他们放走。

范景文 (白) 襄城伯所奏不虚，可恨一班富豪人家，果如圣言，百般推诿，毫无捐输之意，臣该知罪也。

崇祯 (白) 咳！哪有卿家之罪，既然如今，没有办法，昨天，皇后倒有了个捐款办法。

范景文 (白) 皇后有何懿旨？

崇祯 (白) 皇后言道：百姓们平时纳税送粮，已尽了他们国民的义务责任，一旦有事，又要去捐他们，从不曾捐过大臣，捐过官吏，未免太不公平，国家是大家的国家，担负要大家担负。孤想，皇后此言，甚是有理，自古道不能责己，焉能正人，先由皇后捐起，如今皇后将正宫一切宝物，尽皆捐助军饷，各嫔妃等也捐宝物在此，众卿可照此施行，先由大臣捐起，以及下级官吏，若能激起百姓爱国之心，自动捐助，也未可知，你们哪一个先捐起？

李国祯 (白) 臣愿将家中一切细软宝物，捐助军饷。

崇祯 (白) 且慢！卿倾产救国，固然是忠义可嘉，但是卿家一家老少，何以为生？

李国祯 (白) 国难临头，国将不保，何以为生！

崇祯 (白) 啊呀！
(西皮摇板) 伤心话说得我珠泪滚滚，
忠义气使草木也要同情。

李国祯 (西皮摇板) 辞别万岁下龙庭，
变卖家产去练兵。

(李国祯下。)

范景文 (白) 臣捐助二千两。

崇祯 (白) 卿家你的俸禄缺少，你又是个正直无私的人，你捐助二千两，恐怕你莫有这大力量罢！

范景文 (白) 共救国难，焉敢落后。

崇祯 (白) 你不要勉强。

范景文 (白) 勉强，臣也要捐助。

(徐高写。)

崇祯 (白) 咳，苦之极也！大学士你捐多少？

李建泰 (白) 臣的家财都在曲沃，只要到了那里，一切军饷，都是为臣的的了。

崇祯 (白) 忠臣也！曹卿你捐多少？

曹化淳 (白) 奴婢也要捐吗？

崇祯 (白) 自然要捐啊！

曹化淳 (白) 捐二十两银子。

崇祯 (白) 咳！你的境况甚好，要捐三千两。

曹化淳 (白) 奴婢没有钱，哪里捐得起。

崇祯 (白) 你捐得起的，一定要捐三千两。

曹化淳 (白) 那么跟大学士一样，捐二千两罢。

崇祯 (白) 好，就是二千两。

蒋得球 (白) 臣捐一千两。

项煜 (白) 臣捐五百两。

(徐高写。)

巩永固 (白) 父王，儿臣愿捐五千两。

崇祯 (白) 驸马，捐款踊跃，真是慷慨之气。

王承恩 (白) 奴婢愿捐五千两。

崇祯 (白) 你也勉强。

王承恩 (白) 奴婢不勉强，慢说捐款不勉强，就是跟着万岁死，更不勉强！

崇祯 (白) 好哇！

(西皮摇板) 慷慨捐助不鄙吝，
大难临头优劣分。
集腋成裘御寒冷，

(周奎、田宏遇、陈演同下殿。)

崇祯 (白) 啊，国丈、国老回来。

(崇祯起座。)

周奎、
田宏遇、
陈演 (同白) 万岁，我们没有钱。

崇祯 (白) 不要装穷，你们的景况，孤是晓得的啊。

周奎 (白) 万岁，我们各捐五百两吧。

崇祯 (白) 你是太师，你们是国丈，家有资财，应当多捐才是。

陈演 (白) 我们是穷官，再加五百两罢。

崇祯 (白) 你们不要装穷，一定要多捐。

周奎 (白) 捐多少？

崇祯 (白) 你们三人哪！

(西皮摇板) 你三人各捐上十万纹银。

周奎、
田宏遇、
陈演 (同白) 啊呀呀，我们捐不起呀！

崇祯 (白) 捐不起也要捐，写上。

(徐高写。)

崇祯 (白) 快去预备银子。

周奎 (白) 领旨。

(西皮摇板) 十万银如同是要了老命，
万把刀刺心头泪湿衣襟。

(周奎、田宏遇、陈演同下。)

崇祯 (西皮摇板) 筹粮饷终算是大事安定，
空有饷五百兵怎能出征。

李建泰 (白) 万岁不必忧虑，只要有了饷银，自然就有兵卒，万岁将珠宝交与为臣，沿路招兵，誓死退敌。

崇祯 (白) 依卿所奏，赐卿敕旨，上方宝剑，孤王亲送出师，以壮声威嘎！

(西皮摇板) 内臣摆驾出龙庭。

(【吹打】。众人同走圆场，同出城，崇祯赐酒。四轿夫、四龙套、中军同上。)

崇祯 (西皮摇板) 君臣分别正阳门。

李建泰 (西皮摇板) 辞王别驾登路程，

(李建泰上轿，撵。)

李建泰 (白) 啊唷！

(西皮摇板) 这一跤跌得我头脑昏。

崇祯 (西皮摇板) 此去不祥恐有损，
且待孤王另遣人。

李建泰 (白) 且慢！

(西皮摇板) 为臣舍死把国殉。

(白) 带马。

(李建泰上马。李建泰、四轿夫、四龙套、中军同下。)

崇祯 (西皮摇板) 遥望旌旗甚悲心。

(众人同进城，同下。)

【第十场】

(二丫鬟引周太太同上。)

周太太 (西皮摇板) 靠着女儿爱富贵，
国丈太太好光辉。

(周太太坐。四龙套引周奎同上。)

周奎 (西皮摇板) 皇上要把军饷借，
逼我捐款良心亏。

(周奎下轿，进门。四龙套同下。)

周太太 (白) 国丈大人回来了。

(周奎坐。)

周奎 (白) 咳！实在要我的老命。

周太太 (白) 怎么，谁要你老命呀？告诉皇帝去，叫皇帝报仇。

周奎 (白) 咳，这朝内文武，哪个敢要我的命，就是皇帝要我的命。

周太太 (白) 啊呀！皇帝要你的命，杀头呢还是枪毙啊？

周奎 (白) 去你的罢，你怎么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呀？

周太太 (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周奎 (白) 万岁要捐我们两个国丈，和陈阁老十万银子，你想，叫我拿出这一批银子，岂不是要我的老命吗？你说什么杀头、枪毙，啊呀，你说这样不吉利的话，看我今年活不过去了。

周太太 (白) 皇帝真要捐我们这许多银子，我们倒不如死了便宜呢！你想我平时，小菜舍不得吃，衣裳舍不得穿，说句小气话，解手不用草纸，就在马桶边上擦擦，省俭下来的钱，给皇帝敲竹杠，阿要肉麻，阿要伤心，我的老头子呀！

(周太太哭。门官上。)

门官 (白) 启国丈：王公公奉旨各府催捐。

(门官下。)

周奎 (白) 啊呀，催命鬼来了，怎么好呢？你回避了吧！

周太太 (白) 不行，今天的事情，让我上前，你是对付不了的。

周奎 (白) 好，就看你的了。

(四太监引王承恩同上。)

王承恩 (西皮摇板) 奉王旨意出宫闱，
朝臣府中把饷催。
谁知朝臣皆推诿，

周太太 (白) 讨债鬼不要上我们这里来呀！

王承恩 (白) 啊！

(四太监引王承恩同进府。)

王承恩 (西皮摇板) 妇人何事苦伤悲？

(白) 啊，老国丈。

(周奎起座。)

周奎 (白) 啊，公公。

王承恩 (白) 这位是老太师的……

周奎 (白) 是我的贱妾。

王承恩 (白) 啊呀，失敬了。什么事悲伤，方才说的什么讨债鬼？

周太太 (白) 你问的讨债鬼呀？这是我们老头子俸禄小，不够开销，欠啦账，没有钱还，我这门户，被那些讨债鬼走穿了，公公上我们这儿来的，都没有好人，也是讨债鬼。

周奎 (白) 啊呀，你这一说，连王公公都不是好人了，还不下去。

(周太太下。)

周奎 (白) 啊，王公公，不要多心，你是不像讨债鬼的。

王承恩 (白) 嘿，那么你知道我的来意么？

周奎 (白) 公公是个财福星，到这里来，都是叫我们发财的，一定是皇帝或是皇后，打发公公送珍珠宝贝来的罢！

王承恩 (白) 嘿嘿，这却不然，老国丈在金殿上，承认的捐款，皇上打发我收款来了，老国丈请你把银子交出来罢。

周奎 (白) 孩子，预备抬银子。

周奎 (白) 啊呀！公公，我这个太师又不掌权，又不管财政，赚这几个死工钱，难道公公你不晓得么？

王承恩 (白) 听你话是捐不起呀？

周奎 (白) 呃，公公明鉴。

王承恩 (白) 你既然捐不起，为什么在万岁面前，却又答应的呢？

周奎 (白) 当着满朝文武，能下万岁的面子么？

王承恩 (白) 既然知道万岁的面子要紧，请国丈交银子罢！

周奎 (白) 啊呀，要我的老命也交不出钱来，我今年实在买了几千亩地，家里钱不够，还亏空几万银子呢。

王承恩 (白) 老太师，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西皮流水板) 张良为国心用碎，
变卖田产救垂危。
张巡曾杀妻奴辈，
鼓励三军起雄威。
老国丈堂堂是亲贵，
竟把良心变死灰。
话不投机去奏万岁，

周奎 (白) 哎呀呀！

(西皮摇板) 还望容我细敲推。

王承恩 (白) 不要麻烦了，银子有没有？不要耽误，咱家还有旁的事呢！

周奎 (白) 公公，好好转奏，准我七日之内，设法捐缴罢。

王承恩 (白) 嘿，你是皇亲，自己尊重，咱家去也。

孩子们打道。

(王承恩、四太监同出门，同下。)

周奎 (白) 真真难煞我了！

(西皮摇板) 此事倒叫我难进退，
(白) 怎么好？

(周太太上。)

周太太 (白) 你真是个猪罗嘎！

(西皮摇板) 小事何必皱双眉。
(白) 这一些小事，都没有好法子吗？

周奎 (白) 啊呀，你怎么说是小事呀？

周太太 (白) 我说你香闺里面，没有这个女军师，你怎么能在朝为官呢？

周奎 (白) 不错，你这一次能够想了妙法，叫我不花钱，今天就与你正式闺房拜将。

周太太 (白) 真的？

周奎 (白) 真的。

周太太 (白) 你不是答应万岁十万银子吗？那容易，你多散帖子，做个假寿，人家都来送礼，十万银子，伸手就得，你看好不好？

周奎 (白) 好，照此办法，一定还能赚钱。

周太太 (白) 佩服我罢？

周奎 (白) 佩服之至。

周太太 (白) 今日与我闺房拜将。

周奎 (白) 咳，老了！

周太太 (白) 不行。

(周太太摘周奎耳朵同下。)

【第十一场】

(【牌子】。四龙套、四民兵、中军引李建泰同上。)

中军 (白) 相爷，如今奉命去守山西，贼势甚猖，我们这五百民兵，就是垫马蹄也不够，难道去送死不成？

李建泰 (白) 我又不是呆子，做了一个相位，拿不着俸金，又不能辞退，如今李闯僭号，大事去矣；闻听得闯王，兵犯山西，我家中的财产，又无人保护，真是心悬两地，故而自请督师，这个呆皇帝，信以为真，与我五百民兵，去保山西，我们回到曲沃，只要你们保护我的私产，你们的军饷，由我来担负就是。

中军 (白) 大人，此行不是为国，原是为家啊！

李建泰 (白) 只要有钱，亡国也是不要紧。

(家将上。)

家将 (白) 启相爷：不好了！

李建泰 (白) 何事惊慌？

家将 (白) 李闯王破了潼关，夺了曲沃。

李建泰 (白) 啊呀，曲沃也失了，我的财产呢？

家将 (白) 财产被流寇分了。

李建泰 (白) 啊呀，我连一个富亡国奴，都不够资格了哇！太太呢？

家将 (白) 太太不知去向，打谅也被流寇分了。

李建泰 (白) 哎呀，这一分，分成十三块了。

中军 (白) 大人你的财产，也没有了，我们也不能保全你了，我们大家散了罢。

李建泰 (白) 且慢！虽然家产尽完，我身边还有在皇帝那儿骗来的珠宝，你们只要保护我，变卖珠宝，也要与你们发饷的。

中军 (白) 你还有力量发饷，我们当军的，本来抱着有粮便是的主义，只要你有钱，我们一定拥护。

李建泰 (白) 面前是什么所在？

中军 (白) 前面是定兴。

李建泰 (白) 好，暂往定兴去者。

(众人同走圆场。)

中军 (白) 来在定兴。

李建泰 (白) 叫他们开城。

中军 (白) 快快开城。

(城官上城。)

城官 (白) 什么人叫城？

中军 (白) 东阁大学士李建泰，奉命督师，陕西平寇，由此经过，快快开城。

城官 (白) 既是平寇，天色未晚，就该速行，若驻军定兴，地方又小，不能供给兵差，望乞大人，恕我们闭城不纳之罪。

李建泰 (白) 啊呀，闭城不纳，如何是好？

中军 (白) 这样的小城，他们不纳，我们难道不能进去吗，请大人传令攻城。

李建泰 (白) 好，众将官，攻城。

(四龙套、四民兵同允，同破城，杀城官，同进城。)

中军 (白) 相爷，你看如何？

李建泰 (白) 我看你们打自己人的城池，杀自己人的兵卒，有这样的勇敢，真令我肃然起敬。家将去查查仓库，还有多少？

家将 (白) 得令。

(家将下。)

中军 (白) 定兴城小，出息不多，没有什么好处。

李建泰 (白) 容我思之。

(家将上。)

家将 (白) 库中粮银全无，闻昨日被县长卷逃而去。

中军 (白) 我们晚来了，白费了力气。

李建泰 (白) 今日就在此处驻扎，府库虽然空虚，命你们搜刮一毕，明日随我往保定去者。

中军 (白) 得令。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杜勋上。)

杜勋 (西皮摇板) 流寇蔓延十三省，
一炬燎原令人惊。
探马频频报凶信，

(杜勋坐。)

杜勋 (西皮摇板) 潼关破后陷蒲、汾。

(中军上。)

中军 (白) 王总兵求见。

杜勋 (白) 有请。

(杜勋起座。)

中军 (白) 有请。

(中军下。王承允上，进门。)

王承允 (白) 参见公公。

(杜勋、王承允同坐。)

杜勋 (白) 王总兵，为何这样惊慌？

王承允 (白) 探马报到，闯王李自成，连破了蒲州、汾州，晋王求桂被擒，巡抚蔡懋德殉难，特来与公公商议，倘若贼兵来攻宣府，请问公公是战是守？

杜勋 (白) 战是战不过，守是守不住，除非是……

王承允 (白) 归降也罢。

杜勋 (白) 噤声！

(杜勋、王承允同起座，同两边看。)

杜勋 (白) 既然同意，准备归降便了，但是宣府巡抚朱之凭，为人耿直，千万不要叫他知道。

王承允 (白) 卑职知道了。

(中军上。)

中军 (白) 启公公：大同总兵姜大人要见。

杜勋 (白) 姜瓖由大同来到宣府，必有急务，有请。

(杜勋、王承允同起座。)

中军 (白) 有请。

(姜瓖上，进门。)

姜瓖 (白) 杜公公，总兵也在此处。

(杜勋、王承允、姜瓖同坐。)

王承允 (白) 姜大人，由大同而来，可知闯王已陷太原！

姜瓖 (白) 不但太原失守，探马报道，又陷了梨城，临晋路安，进攻代州，不识时务的总兵周遇吉，力拒食尽，退守宁武关，闯王已抵固关，分兵攻打真定，总督徐标，斩使拒守，知府印茂华、中军谢加福，害了徐标，献了城池，连破了彰德府，赵王朱常守，亦降了闯王，我见事已紧急，来与杜公公、王大人，商议进退之事。

王承允 (白) 姜大人来意，我已明白了，周遇吉不识时务，难道我们也不识时务么？

姜瓖 (白) 赵王朱常守都献了彰德，归降闯王，我们与朱家，非亲非故，更可以归顺，做别人的臣子，不是一样吃饭吗？

杜勋 (白) 不但可以吃安稳饭，而且可以保全了家产，我们既打算归降，何不写下降表，先命人送去，岂不是格外的讨好。

姜瓖 (白) 有理，待我修表。

(【牌子】。姜瓖写。)

姜瓖 (白) 命何人捧表前去？

杜勋 (白) 待我差心腹人送去，方不误事。

中军，就命你备快马一匹，换了青衣小帽，往宁武关投献降表，见了闯王，就说监视太监杜勋、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允，率百姓们，箪食壶浆，以

迎王师，回来叫他做了皇帝，不要忘了我们的好处。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接书下。)
 杜勋 (白) 正是：
 (念) 三人同了心，
 王承允、
 姜瓖 (同念) 黄土变成金。
 杜勋 (白) 咱们是同志啦，到后面去，顺便谈谈。
 姜瓖 (白) 且慢，恐怕代王傅脐、巡抚卫景琼，疑心于我，我还是回转大同，等闯王前来，我们一同吃功臣宴罢。
 王承允、
 杜勋 (同白) 如此不敢强留。
 姜瓖 (白) 告辞了。
 (西皮摇板) 誓守秘密当谨慎，
 杜勋 (西皮摇板) 准备新朝做功臣。
 (杜勋、王承允、姜瓖同下。)

【第十三场】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闯王分兵破真定，
 大军已到宁武城。
 急忙上殿去报信，
 (李国祯上殿。王承恩上。)
 王承恩 (二黄摇板) 李大人为何这样行？
 李国祯 (二黄摇板) 流寇已入直隶境，
 早诏天下把王勤。
 撞钟擂鼓好奏本。
 (李国祯、王承恩同撞钟。四太监、徐高、周奎、陈演、田宏遇、曹化淳、高起潜、范景文、邦华、巩永固、朱纯臣、魏藻德引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卿家撞钟为何情？
 莫非贼兵又告紧？
 李国祯 (白) 陛下！
 (二黄摇板) 直隶真定有贼旌。
 (白) 啊呀，陛下！闯贼自潼关攻入山西，势如破竹，直抵固关，分兵攻打真定，如今真定也破了！
 崇祯 (白) 怎么这样快呀？
 李国祯 (白) 除了周遇吉，力拒闯贼，食尽无援，退守宁武关，余下的兵将，弃官逃走，他们俱不抵抗。
 崇祯 (白) 那李建泰呢？
 李国祯 (白) 啊呀，万岁啊！可恨李建泰，口口忠义，自请督军，谁知行至定兴，闻得闯贼破了曲沃，他避往保定去了！
 崇祯 (白) 嘿嘿！这才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李国祯 (白) 陛下，事到如今，不是争论之时，快治守具，提防要害，一面招天下勤王，一面护太子南下，事在紧急，不可迟延。
 崇祯 (白) 咳！事到如今，全赖卿家了。我想京畿要地，就命卿家紧守，卿家，你不要再使孤失望了哇！
 (崇祯哭。)
 李国祯 (白) 陛下放心，臣决不是李建泰，口是心非；臣李国祯，肝脑涂地，以死方休。
 (二黄摇板) 以身许国拼一命，
 散尽家财去励兵。
 (李国祯下。)
 崇祯 (白) 曹化淳。

曹化淳 (白) 奴婢在。

崇祯 (白) 命你紧守内城。

曹化淳 (白) 领旨。

(曹化淳下。)

崇祯 (白) 高起潜。

高起潜 (白) 奴婢在。

崇祯 (白) 命你去至居庸关，封唐通为伯爵之职，领兵抗敌。

高起潜 (白) 领旨。

(高起潜下。)

崇祯 (白) 内侍，命你领旨一道，调吴三桂进京。

陈演 (白) 且慢，启奏陛下：调吴三桂回朝，恐时间不及，还请陛下暂迁京都为是。

崇祯 (白) 啊！

陈演 (白) 请陛下迁都为是。

崇祯 (白) 陡！

(陈演跪。)

崇祯 (白) 你是阁老，你还不曾死啊？真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想你身为阁老，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你叫我迁都，我怎舍得这些百姓啊！嘿嘿，终怪孤用人不当，才有今日这场大祸，如今我醒了，不听你们的话了，我醒了，醒了，醒了也迟了！

(崇祯哭。)

陈演 (白) 这乃是臣之罪也。

崇祯 (白) 呸！

(陈演立起，下。)

崇祯 (二黄摇板) 三件大事安排定，
驸马都尉叫一声。

(白) 我有心命人保护太子，南下抚军，并诏天下勤王，无人保护南行！惟有驸马忠义，朕所素知；卿家，快快聚集家丁，保护太子南行。啊呀，驸马呀！国难临头，谁能与孤分忧，卿乃骨肉至亲，未必推辞了！

巩永固 (白) 啊呀，陛下啊！圣谕怎敢违抗，但是大明典律，亲臣不准藏甲，臣安敢私养甲丁，臣愿一死报国，护太子南行，但一人怎能负此重任，陛下详察。

(巩永固哭。)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被他一言来提醒，
怎奈亲臣不能藏甲丁。
南行之事成画饼，
悲愤愤膺郁一阵昏。

(王承恩、徐高扶崇祯同下，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四龙套、四牙将、牛金星引李闯同上。)

李闯 (二黄摇板) 可恨阉党与奸佞，
文吏贪黷不恤民。
按寨一呼群乡应，
不知何日方扫平。

(李闯坐。)

李闯 (白) 大丞相，自进潼关，守关之将，望风而逃，只说指日间可抵京师，谁知代州总兵周遇吉，与孤抵抗，虽然周遇吉力战而死，宁武关已命御弟前去安民，不知百姓可能降服？

牛金星 (白) 周遇吉已死，主兵无人，宁武百姓，不难降服，且听一报。

(李虎上。)

李虎 (白) 启奏大王：为臣出示安民，可恨宁武百姓，被周遇吉感化，虽然城破，俱拼死抵抗，并无一个肯降，怒恼小弟性儿，纵火焚烧，大肆屠杀，方得平靖。

李闯 (白) 此去城堡，都像宁武百姓这样爱国，周遇吉这样忠勇，孤王虽有强兵利器，也是枉然，这样白费心血，不要打了，我们退回陕西去罢！

牛金星 (白) 大王不必烦闷，从长计议而行。

李闯 (白) 孤怕再有周遇吉第二，一定不打了，一定退兵。

(企蛟上。)

企蛟 (白) 禀大王：拿住一个奸细，他说有机密大事。

李闯 (白) 绑上来。

企蛟 (白) 绑上来。

(二闯兵押中军同上，中军跪。)

中军 (白) 参见大王。

李闯 (白) 你这奸细，有什么机密大事，快讲。

中军 (白) 我不是奸细，是递降表的。

李闯 (白) 降书何在？

中军 (白) 与我松绑，方能献书。

李闯 (白) 松绑。

(中军松绑，呈书。)

李闯 (白) 押下去。

(二闯兵押中军同下。)

李闯 (白) 待孤一观。

(李闯看书。)

李闯 (白) 咦！我只道有周遇吉第二，故而决计退兵，如今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允，监视太监杜勋，都有降表，请孤前去，此乃天助我也！丞相传令，转退为进，明日进兵大同去者。

(李闯起座。)

牛金星 (白) 是。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吹打〕。四龙套、王承允、杜勋同上，同出城。)

杜勋 (白) 王总兵，大王离宣府不远，咱家要亲自去迎接他，你在城中，将大王行宫，要收拾干净啦。

王承允 (白) 知道了。

朱之凭 (内白) 杜勋，慢走！

杜勋 (白) 什么人敢叫咱家的名字？

王承允 (白) 哦，原来是宣府巡抚朱之凭来了。

杜勋 (白) 巡抚朱之凭，他又来多事啦！

(朱之凭上。)

朱之凭 (白) 呔！你们可知，闯贼杀来了。

杜勋 (白) 怎么不知，你还不逃走吗？

朱之凭 (白) 我是宣府巡抚，守地有责，焉能怕死逃走吗？你身为监军，贼兵临城，不披甲执锐，预备对敌，反而蟒玉鸣驹，意欲何往？

杜勋 (白) 事到如今，何必瞒你，我已然归顺了大顺王，你要识时务，跟我一同去迎接，在大王面前，说几句好话，管叫你还是宣府的巡抚官儿哪！

朱之凭 (白) 杜勋狗官，好一座锦绣江山，都送在你们这班王振、刘瑾、魏忠贤太监小人之手，你们只顾富贵，就忘了圣上待你们的好处，你背主降敌，反来劝我，朱之凭决不像你们这班阉宦小人，一样的无耻！

(二黄摇板)

害国王振与刘瑾，
降敌姜瓖与杜勋。
辜负皇恩心太忍，

杜勋 (白) 哈哈，当着兵丁，骂得我顿口无言，两颊赧然，再若多言，要你的命！

朱之凭 (白) 好哇！

(二黄摇板)

望你剑下全我的忠。

杜勋 (白) 杀你恐污了我的宝剑。
 (中军上。)
 中军 (白) 公爷，大顺王离城不远，只有三十里，快去接驾。
 杜勋 (白) 我去接驾啦！
 (朱之凭拉杜勋。)
 朱之凭 (白) 阉狗慢走。
 杜勋 (白) 啊呀，我的爷！我怕你，我的生命财产要紧，没有功夫与你呕气，迎接大顺王去啦。
 (杜勋下。)
 朱之凭 (白) 好阉狗呀！
 (二黄摇板) 不顾廉耻与忠信，
 蟒玉鸣驹去亲迎。
 回头再问王总镇，
 (白) 王承允。你是总兵官，难道也不敢抵抗吗？
 王承允 (白) 抗敌敢是敢的，可惜你说迟了。
 朱之凭 (白) 迟了，怎样迟了？
 王承允 (白) 我也降了大顺王了。
 朱之凭 (白) 罢了哇，罢了！这些军官，都不要廉耻，怎么会去打仗呢！
 (二黄摇板) 回头再问众军民，
 (白) 哪个与我去打仗，哪个与我杀敌？啊呀！
 (二黄摇板) 口干舌燥无人应，
 (白) 罢！
 (二黄摇板) 谢恩自刎在宣城。
 (朱之凭自刎。四龙套、四闯兵、二牙将、企蛟、李虎、牛金星、杜勋引李闯同上。)
 李闯 (白) 这是何人？
 王承允 (白) 这是宣府巡抚，姓朱名之凭，字乐三，他要守城，无人附和，故而刎死城下。
 李闯 (白) 难得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有这样忠烈，可笑力大无穷的将军，个个没有血性。将朱之凭好生埋葬。
 (四闯兵抬朱之凭同下。)
 李闯 (白) 闻得居庸关，险要难破，若是像卫景琼、朱之凭这样忠义之人把守，孤王几时才能够攻破北京。
 杜勋 (白) 居庸关虽然险要，乃是杜之秩把守，臣愿前去说他，将居庸关双手献上。
 李闯 (白) 全仗将军。
 杜勋 (白) 请驾进城。
 (【吹打】。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四太监、四宫女、周后引崇祯同上。)
 崇祯 (二黄摇板) 戊辰至今十七春，
 并无一日得安宁。
 风不调来雨不顺，
 国破家亡应崇祯。
 周后 (二黄摇板) 兴衰成败由天运，
 振作精神挽乾坤。
 (崇祯、周后同坐。王承恩上。)
 王承恩 (二黄摇板) 探马不住报纷纷，
 大同、宣府降敌人。
 (王承恩进门。)
 王承恩 (白) 万岁、娘娘，大事不好啦！
 崇祯 (白) 何事惊惶？
 王承恩 (白) 宁武关已破，周遇吉力战而死，大同总兵姜瓖，守府总兵和监军杜勋，相继奉表，归降闯贼，看看杀到居庸关来啦！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姜瓖、杜勋、王承允,
相继奉表降敌人。

(崇祯哭。)

王承恩 (白) 啊呀,陛下!事已吃紧,哭也无益,速速诏集大臣,共同商议。

崇祯 (白) 大臣有什么用处,他们虽然高官厚禄,平时对于百姓,作威作福罢了,如今国难临头,他们只顾在那里筹划自己的生命财产,哪有功夫筹划救国之策,指望大臣是靠不住的了。

王承恩 (白) 啊呀,陛下!居庸关虽然险要,但是离京甚近,请陛下早做准备才是。

崇祯 (白) 朕早有准备,国亡之日,不过是一死。

王承恩 (白) 请陛下迁都。

崇祯 (白) 国都不能守,抛了百姓,孤王一人逃走,我怎么对得住百姓哪!

王承恩 (白) 就该下诏,命天下入卫勤王。

崇祯 (白) 孤已经下诏,命天下勤王,至今一枝兵也未曾来过,这些大将军,只是占领地盘,保守自身,哪有功夫来保护国家的政府啊!

王承恩 (白) 何不依李国祯之计,请太子江南抚军,以图恢复。

崇祯 (白) 我命驸马巩永固保护南下,怎奈他无有家兵,叫孤也无计奈何呀!

周后 (白) 何不将太子,送往我爹爹那里,命我爹爹保护,一同南下。

崇祯 (白) 老太师?嘿!恐他年迈,舍不得富贵,不肯为国担此重任!

周后 (白) 万岁说哪里话来,国丈虽然年迈,休戚相关,况且他的富贵,也是由国家得来,国家有难,难道他毫无人心不成。

崇祯 (白) 国丈必不负国,但此事重大,不可造次。
王承恩,随孤换了便衣,先往国丈府中,商议妥善,再送太子不迟。

周后 (白) 天子岂可屈尊,去到臣府。

崇祯 (白) 国破家亡之时,还讲什么天子不入臣府啊!

(崇祯、周后同起座。)

崇祯 (二黄摇板) 国破家亡将混沌,
说什么虚礼屈至尊。
(白) 看衣更换。

(崇祯、王承恩同换衣。)

崇祯 (二黄摇板) 辞别御妻出宫禁,
太师府中议军情。

(崇祯、王承恩同下。)

周后 (二黄摇板) 提心吊胆方寸乱,
风声鹤唳草木兵。

(周后、四宫女、四太监同下。)

【第十七场】

(周奎上。)

周奎 (念) 鸾班首领享朝夕,天家贵戚着锦衣。
(周奎坐。院子上。)

院子 (白) 诸位大人到。

周奎 (白) 有请。

(周奎起座。)

院子 (白) 有请。
(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上。)

陈演、
魏藻德、
田宏遇、
李杰贤 (同白) 国丈在上,我等拜寿。
(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拜。)

周奎 (白) 不敢不敢,只行常礼。

陈演 (白) 国丈，我记得你的生日，不是今天啊？

周奎 (白) 老夫好比风前烛，瓦上霜，有今天没有明日，所以提前做寿，凑个热闹，但是又要诸位破钞。

魏藻德 (白) 一点点小意思，还讲什么破钞。

田宏遇 (白) 老周，你打秋风，我也要看样的。

周奎 (白) 呃，你倒聪明，打秋风也学会了。

陈演 (白) 老国丈，今日为何一切都不铺张？

周奎 (白) 天下这样大乱，若是招摇，恐怕被那些奸臣参奏，故而都不铺张，趁此鹅毛碎剪，银砌世界，梅花未谢，牡丹齐放，请了四五知己，赏梅观花，饮一个夕夜通宵。

陈演、
魏藻德、
田宏遇、
李杰贤 (同白) 叨扰了。

周奎 (白) 取笑了。看酒待我把盏。

(定席。)

周奎 (白) 请。

(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坐。排子。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饮。)

周奎 (白) 魏大人，可知战事如何？

魏藻德 (白) 再不要提起，闯王犯山西，所到的地方，都是望风而降，只有一个周遇吉抵抗，如今周遇吉死了，宁武关已破，大同、宣府已经降了，听说闯王的大兵，已经到了居庸关了。

周奎 (白) 这个时事，一天比一天危险，我们又不能走，倒是没有家产的人方便了。

陈演 (白) 我也因为这个缘故不能走，真真急死人了。

李杰贤 (白) 倘若闯王来了，连家都不能保，如何是好？

田宏遇 (白) 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这叫做先爱其家，后爱其国。

陈演 (白) 我现在有个主意在此，等闯王来了，我们一齐称臣，并捧他做大皇帝，我们有劝进之功，不但保住了家产，还要封爵啦。

魏藻德 (白) 到底陈阁老，想出来的主意又典雅，又高明。

周奎 (白) 不要谈这个了，管他亡国不亡国，我们开心取乐要紧呀。

院子 (白) 歌姬上来斟酒。

(四歌姬同上，同斟酒。)

周奎 (白) 唱歌劝酒。

四歌姬 (同白) 遵命。

(同念奴娇)

嶰首蛾眉劝殷勤，
美酒满酌梅觞如花似绮，
盈盈软玉温香。

陈演 (白) 哈哈，听了众位美人的妙音，真不啻人间天上。

(陈演笑。)

周奎 (白) 啊，诸位，我们到后面暖阁中去，饮一个通宵。

陈演、
魏藻德、
田宏遇、
李杰贤 (同白) 好好好，请哪。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崇祯 (内二黄导板) 眼睁睁气数到金汤不稳，
(崇祯、王承恩同上，同滑步。)

崇祯 (回龙) 自登基，东也荒，西也旱，无一日得到安宁。
(二黄原板) 听说是居庸关贼兵围困，

三百年锦江山化为灰尘。
我朝中俱是那逸臣奸佞，
哪一个能分忧能定太平。
可怜我一统封疆被流寇吞并，
金瓯损江山坏铜驼荆棘。
这也是朕无福蹇遭末运。

(二黄摇板)

(崇祯滑步。)

王承恩 (白) 小心了。

崇祯 (二黄摇板) 君臣们冒风雪足踏寒冰。

(【起初更鼓】。)

崇祯 (二黄摇板) 听樵楼打初更人烟寂静，
(二巡军同上。)

二巡军 (同白) 呔，何人夜行？

王承恩 (白) 圣驾在此，还不退下。

崇祯 (白) 卿家，这是什么人哪？

王承恩 (白) 这是守夜的兵卒。

崇祯 (白) 他们不冷哪？

王承恩 (白) 他们不到换班的时候，他们是不敢擅离半步的。

崇祯 (白) 他们的长官也在此处？

王承恩 (白) 他们的长官哪，早和着姨太太入了温柔乡啦！

崇祯 (白) 他们多少俸银？

王承恩 (白) 二两银子一个月。

崇祯 (白) 只有二两银子？

王承恩 (白) 可是八个月没有归饷啦！

崇祯 (白) 孤的府库空虚，都发饷了哇！

王承恩 (白) 您的饷银是按月不缺，可是都被他们长官克扣去啦。

崇祯 (白) 咳！这也莫怪天下大乱了！
(二黄摇板) 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
走天街见御林步步防紧，

(【节节高】。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内同笑。)

王承恩 (白) 呀！
(二黄摇板) 隐隐的听笙歌弦音之音。
(白) 这时候哪里来的歌舞？

崇祯 (白) 唉！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王承恩 (白) 咦！一霎时又没有声音了。哦，是了，想必是精神恍惚的原故，刚才是听错了，这时候哪里会有人取乐呀！

崇祯 (白) 唉！亡国的时候，还有人狎妓饮酒，这种人也太没有心肝了！
(二黄摇板) 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

王承恩 (白) 来到太师府了。

崇祯 (白) 呀！
(二黄摇板) 太师府门墙高双门扁。
(白) 上前通报。

王承恩 (白) 呔，开门！

门官 (内白) 什么人半夜三更的叫门？

王承恩 (白) 有紧要军情，快快通报。

门官 (内白) 我们家爷，请了许多的贵客，在那里饮宴，不便通报。

王承恩 (白) 饮宴事小，军情事大，快快通报。

门官 (内白) 我们家爷又不掌兵权，什么军情不军情，不要在此胡闹。走开。

王承恩 (白) 万岁爷，门上言道，周太师请了贵客在那里饮宴，不肯通报。

崇祯 (白) 啊，有这等事！目今流寇攻城，势如压卵，不思为国分忧，还图酣呼畅饮；咳！稍有人心的，决不致此。王承恩，就说孤王在此。

王承恩 (白) 遵旨。
门上人听者，圣驾亲临，快快接驾。

门官 (内白) 你真是骗人，半夜三更，圣上在皇宫受用呢！
 王承恩 (白) 圣驾果然在此，你不通报，恐怕明日金殿之上，你家太师吃罪不起呀！
 门官 (内白) 别生气，我去通报就是。
 崇祯 (白) 气煞孤王也！
 (二黄摇板) 朝臣如此天悲哽，
 皇帝也吃闭门羹。
 (门官上楼。)
 门官 (白) 启奏家爷：有一人言道，有紧急军情要见。
 (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在楼上饮宴。)
 周奎 (白) 我们高兴饮酒，管什么军情紧急不紧急。
 门官 (白) 小人也是这样言讲，他说皇帝来了。
 周奎 (白) 国都要亡了，还有什么皇帝，就是皇帝，这时也不会来，对他们去说，慢说皇帝，就是皇帝的老子，也不放他进来的。去！
 门官 (白) 咋！
 (门官下楼。)
 门官 (内白) 呔，来人听者！我们家爷说，国都要亡了，还有什么皇帝，慢说是皇帝，就是皇帝的老子，也不放你们进来，快快给我滚蛋！
 王承恩 (白) 啊！
 崇祯 (白) 好老贼！
 (二黄摇板) 主辱臣亡全不论，
 酣呼畅饮丧了心。
 闭门不开何太忍，
 忧国忧民无毫分。
 手执宝剑将贼刎，
 (崇祯拔剑欲闯门。)
 王承恩 (白) 万岁！
 (二黄摇板) 且息雷怒暂消停。
 (白) 万岁爷，国丈抗旨慢君，国法适诛，但是他无有君臣之义，万岁闯入，恐遭不测，还是请驾回宫，明日早朝，齐集满朝文武，问他个慢君之罪。
 崇祯 (白) 咳！回宫。
 (崇祯、王承恩同走圆场。)
 崇祯 (二黄摇板) 铜壶滴漏二更静，
 雪紧风狂滚彤云。
 踉跄不辞高低路，
 (崇祯滑步。)
 崇祯 (二黄摇板) 彷徨难把歧途进。
 王承恩 (白) 看仔细了。
 (王承恩搀崇祯同下。)

【第十九场】

(杜之秩、唐通同上。)
 杜之秩 (念) 四郊多营垒，
 唐通 (念) 何日见升平。
 (杜之秩、唐通同坐。)
 (旗牌上。)
 旗牌 (白) 圣旨下。
 唐通 (白) 香案接旨。
 (杜之秩、唐通同起座。)
 旗牌 (白) 香案接旨。
 (旗牌下。四龙套引高起潜同上，同进门。)
 高起潜 (白) 圣旨下跪。
 (杜之秩、唐通同跪。)

高起潜 (白) 宣读诏曰：今据山西警报，流寇直抵固关，分兵攻破真定，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军情紧急，今封居庸关守将唐通为伯爵，监视太监杜之秩。协同严守居庸关，切勿懈怠。钦此。

杜之秩、唐通 (同白) 万万岁。
(杜之秩、唐通同起，同坐。旗牌上。)

旗牌 (白) 宁武关失守，周遇吉力战而死，大同总兵姜瓖，献了大同，杀了代王，巡抚卫景琼，殉国一死，宣府监视太监杜勋，也献关降贼，李自成兵犯居庸关来了。

杜之秩 (白) 再探。
旗牌 (白) 得令。
(旗牌下。)

高起潜 (白) 我正想往大同监军，大同失守，如何是好？
(旗牌上。)

旗牌 (白) 宣府监视太监杜勋求见。
杜之秩 (白) 有请。
(杜之秩、唐通同起座，同出迎。)

旗牌 (白) 有请。
(旗牌下。杜勋上。)

杜勋 (白) 高公公，杜公公，唐将军，别来无恙？
杜之秩 (白) 听说你已然献关归降，怎么又回来了？
杜勋 (白) 大顺王待人恩厚，故而咱们归顺，我得了这样明主，真是富贵无穷，咱们是好朋友，有了好事，能够忘了朋友吗？所以前来劝你们，共扶真主。

高起潜 (白) 他能使我们富贵么？
杜勋 (白) 我敢担保，叫你们格外富贵。
唐通 (白) 末将新封伯爵，受了大恩，如何是好？
杜勋 (白) 我担保大顺王，封你侯爵公爵，甚至有王位的希望，伯爵有什么稀奇？
唐通 (白) 真能封我侯爵公爵么？
杜勋 (白) 咱家怎能骗你啊！
唐通 (白) 万岁啊，万岁！如今我要做侯爵公爵了，你封我的伯爵，只好遥谢奉还了。
杜勋 (白) 这才是知时务的大英雄！
高起潜 (白) 咱家出京之时，李国祯对于京畿要务，积极布防，倘被知道，我等归降大顺王之事，多有不便，何不乘其不备，进犯京师，也算我们大大的一个首功。

唐通 (白) 言之有理，待我带领居庸关人马，先攻昌平便了。
杜之秩 (白) 你我后面饮酒，请。
(杜之秩、唐通、杜勋同下。)

【第二十场】

(四龙套、四明兵、四大将引李守灿同上。)

李守灿 (念) 恼恨李自成，兴兵谋龙庭。兴动兵和马，出力保真主。
(白) 俺，李守灿。奉命紧守皇城，今当三六九日，操演之期。众将官，伺候了。

(探子上。)

探子 (白) 闯王犯界。
李守灿 (白) 再探。

(探子下。)

李守灿 (白) 众将官，杀。

(李守灿起座，上马，李守灿、四龙套、四明兵、四大将同出城。四龙套、二牙将、企蛟、李虎、牛金星引李闯同上，会阵，同开打。李守灿不敌，被李闯杀。曹化淳上，开打，败，进城。李闯杀进城。李国祯上，开打，李闯败，出城。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四太监、徐高、王承恩引崇祯同上。)

崇祯 (二黄摇板) 食不安来坐不稳，
彷徨焦急不安宁。
尸位大臣眠高枕，

(崇祯坐殿。)

崇祯 (二黄摇板) 愧对国家愧对民。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全朝大臣眠未醒，
贼骑已到平则门。

(白) 万岁，大事不好了！

崇祯 (白) 何事惊惶？

李国祯 (白) 唐通献了居庸关，攻破平昌，焚烧皇陵，李守灿力战一死，流寇已至平则门，若不是为臣力战拒守，京师失陷了！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听说流寇攻九门，
青天霹雳响一声。

(叫头) 啊呀，卿家！

(白) 事已危急，我看全朝文武，并无一人与孤分忧，惟有卿家忠心赤胆，在这国家顷危之时，还望卿家做最后的奋斗，虽然不能挽回末运，你我君臣也要死一个慷慨！

李国祯 (白) 陛下放心，臣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努力杀贼，决不退后，只要李国祯三寸气在，定不能将尺寸之土，让与敌人，免得被人说我们军人怕死啊！

(二黄摇板) 军人守土是本分，
岂能怕死与贪生。
辞别万岁去拼命，
尽忠报国李将军。

(李国祯下。)

崇祯 (二黄摇板) 诏集群臣把话问，
(王承恩、徐高同撞钟。田宏遇、周奎、陈演、魏藻德、李杰贤、朱纯臣上。)

田宏遇、
周奎、
魏藻德、
李杰贤、
朱纯臣 (同白) 参见陛下。

崇祯 (白) 你们可知外面的风声？

陈演 (白) 外面的风声还好。

崇祯 (白) 嘿！你们这班大臣，还在那里做梦未醒，你们可知那李贼闯王之事？

周奎 (白) 听说兵退了。

田宏遇 (白) 愿吾皇万岁。

崇祯 (白) 万岁呢，恐这江山一天都不能存在了！

朱纯臣 (白) 陛下，此话从何而起？

崇祯 (白) 如今闯贼破了昌平，已抵京师。

(田宏遇、周奎、陈演、魏藻德、李杰贤、朱纯臣同大哭。)

崇祯 (白) 你们有什么拒敌之策？

陈演 (白) 大事已去，请陛下割地求和罢。

魏藻德 (白) 若不然，请陛下蒙尘。

崇祯 (白) 你们这班大臣，不是叫孤迁都，就是叫孤求和，真没有心肝啊！

(田宏遇、周奎、陈演、魏藻德、李杰贤、朱纯臣同下。)

王承恩 (白) 万岁善保龙体，大臣也是靠不住的了！

崇祯 (白) 啊，他们往哪里去了？

王承恩 (白) 他们回家保护财产去了。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终怨孤王错用人。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二场】

(四龙套引曹化淳同上。)

曹化淳 (二黄摇板) 流寇进攻屡得胜，
莫非暗中有鬼神。
进退二字难决定，
活活难坏曹化淳。

(曹化淳上城。杜勋上。)

杜勋 (白) 开城。
曹化淳 (白) 什么人叫城？
杜勋 (白) 上面可是曹化淳？
曹化淳 (白) 正是咱家，听你的声音好像杜勋么？听说你献了居庸关，归顺闯王，今日莫非来诈吗？
杜勋 (白) 非也，你把我放进城来，我有要紧的话和你谈论。
曹化淳 (白) 谅你一个人也反不出去，但是军情紧急，不能开城。
来呀！将他繫上城来。

(四龙套同繫杜勋上城，四龙套、曹化淳、杜勋同下城，同走圆场，曹化淳、杜勋同坐。)

曹化淳 (白) 你到此有何话讲？
杜勋 (白) 我奉了大顺王之命，前来送礼，这是礼单，请你点收。

(杜勋递帖。)

曹化淳 (白) 啊呀！这大顺王如此的仁爱，但是无功不受禄。
杜勋 (白) 公爷，启彰仪门归降大顺王，这不是大功吗！
曹化淳 (白) 这个。
杜勋 (白) 什么这个那个，我辈的富贵固在，你的心要活动一点，简直你收下罢。
曹化淳 (白) 如此领受了。

(曹化淳接帖。)

杜勋 (白) 待我入宫相劝皇上，学尧舜禅让的故事。
曹化淳 (白) 万岁性情壮烈，不去也罢。
杜勋 (白) 倒也不妨，咱家告辞了。

(二黄摇板) 威吓崇祯献九鼎，
曹化淳 (二黄摇板) 舌如莲花胆如盆。

(杜勋、曹化淳同下。)

【第二十三场】

(王承恩、崇祯同上。鸟叫。)

崇祯 (二黄摇板) 难飞鸟鹊睡不稳，
连夜失眠少精神。
王承恩带路平台进，
速诏群臣将钟鸣。

(崇祯上平台。王承恩撞钟。)

王承恩 (白) 万岁，无有人来呀！
崇祯 (二黄摇板) 淋淋夜雨泪悲声，
(王承恩撞钟。)
王承恩 (白) 万岁，还是无有人来呀！

(崇祯哭。)

崇祯 (二黄摇板) 午夜钟声乱紊鸣。
(白) 哦，百官来了。

(王承恩上平台。)

王承恩 (白) 万岁，哪里有百官？
崇祯 (白) 王承恩，你看远远一带火光，想是群臣来了。

王承恩 (白) 啊呀,陛下!你看这火光,或隐或现,不是群臣,分明是鬼火!

崇祯 (白) 啊!

(崇祯、王承恩同咳嗽。)

崇祯 (二黄摇板) 原来是磷磷鬼火明幽径,

王承恩 (白) 万岁爷,莫说群臣一个不来,连鬼火他也不现一现了。

崇祯 (二黄摇板) 悬悬遥望——

王承恩 (白) 待臣再去撞钟。

(王承恩下台,撞钟。)

崇祯 (二黄摇板) 无有人。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九城守具齐安顿,
忽听钟声振耳鸣。
催马平台听圣命,

(李国祯下马。)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呀!

(二黄摇板) 平台下跪定李将军。

(白) 平身,此城能保无虑否?

李国祯 (白) 贼势虽然猖獗,臣竭力保护,谅来不致倾覆,只愁军饷不济,臣已将家中所有,运上城去,稍助军需,只能敷衍数日,请陛下设法救济,也好久守,以待勤王。

崇祯 (白) 也罢,待孤王将宫中所有金银器皿,珍珠宝玩,尽数不点,以充军需,卿可尽心办理。

李国祯 (白) 圣恩如此,臣敢不竭力尽忠,以报国恩,臣职守重任,不敢久离,臣去也!

(二黄摇板) 京都乃是国家本,
我当竭力守孤城。
拜别万岁去临阵,
一腔忠义气凌云。

(李国祯上马,下。)

崇祯 (二黄摇板) 看来大厦势将倾,
全赖国祯一木撑。

王承恩 (二黄摇板) 再撞金钟聚文武,

(王承恩撞钟。)

崇祯 (白) 还是没有人来!

(二黄摇板) 悬悬遥望无有人。

(杜勋上。)

杜勋 (二黄摇板) 屈膝只图新富贵,
翻容不念旧主恩。
口似悬河舌似刃。

(白) 皇上请了。

王承恩 (白) 你是什么人?

杜勋 (白) 杜勋在此。

崇祯 (白) 杜勋贼!你还有面目来见我哇?

(二黄摇板) 无羞无耻贼杜勋。

杜勋 (白) 住了罢,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大顺王当兴,我们择主而事,也是应天顺人之举,如今圣上好比笼中之鸟,釜中之鱼,我念在旧恩,故而前来劝你逊位,免遭诛戮。

崇祯 (白) 杜勋贼,你欺孤忒甚哪!

杜勋 (白) 嘿嘿!你亡国的人,谁都可欺侮你。

崇祯 (白) 你只图排衣挂体。

杜勋 (白) 嘿,有玉带围腰。

崇祯 (白) 你不怕人人叫骂。

杜勋 (白) 叫骂由他叫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无德让有德。

王承恩 (白) 谁无德?
 杜勋 (白) 圣上无德。
 王承恩 (白) 谁无道?
 杜勋 (白) 圣上无道。
 王承恩 (白) 你敢毁明君?
 杜勋 (白) 毁明君。
 王承恩 (白) 毁圣德?
 杜勋 (白) 毁圣德。
 王承恩 (白) 好贼子!
 (王承恩打杜勋嘴巴。)
 王承恩 (二黄摇板) 只顾奉承新帝主,
 擅敢毁谤圣明君。
 三尺龙泉除奸佞,
 (王承恩拔剑。)
 崇祯 (白) 且慢! 这不怪他, 终怪孤王不识人, 用人不当, 才有这亡国惨祸!
 (二黄摇板) 休要杀他放他行。
 杜勋 (白) 万岁, 闯王有千军万马, 不早为计, 悔之晚矣。
 崇祯 (白) 呸!
 王承恩 (白) 走!
 杜勋 (白) 走啦。
 (杜勋下。)
 王承恩 (二黄摇板) 撞钟丹诏文武臣,
 (王承恩撞钟。)
 王承恩 (白) 还是没有人到此见驾。
 崇祯 (二黄摇板) 悬悬遥望还是无有人。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景阳夜半钟声紧,
 心悬两地费辛勤。
 扬鞭飞骑忙驰奔,
 (李国祯下马。)
 王承恩 (白) 什么人?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啊, 莫非京城失.....陷了?
 李国祯 (白) 不.....曾! 宫中可有变故?
 崇祯 (白) 没有, 卿家做什么来了。
 李国祯 (白) 撞钟擂鼓, 臣怎敢不来!
 崇祯 (白) 啊呀, 撞钟不是叫你呀! 你.....上马守城去罢!
 李国祯 (白) 臣领旨!
 (二黄摇板) 守恩深重竭忠诚。
 保障全城无残损,
 安邦破贼建奇勋。
 (李国祯上马, 下。曹化淳上。)
 曹化淳 (二黄摇板) 提调军旅督羽林,
 谁识机关善保身。
 王承恩 (白) 什么人?
 曹化淳 (白) 曹化淳见驾。
 崇祯 (白) 你不守城, 见孤有何军情?
 曹化淳 (白) 臣听得杜勋至此, 特来保驾杀贼。
 崇祯 (白) 忠臣也! 杜勋劝朕逊位, 被朕叱出宫去了。
 曹化淳 (白) 可是我主宽宏大量。
 崇祯 (白) 目下贼势如何?
 曹化淳 (白) 贼势虽然猖獗, 奴婢鞠躬尽瘁, 杀贼建功。
 崇祯 (白) 忠臣也! 你的忠义, 朕已知道了, 但是国家存亡未卜, 惟有仗卿等可保, 卿须

王承恩 (白) 努力啊!
(二黄摇板) 曹公爷!
五重恩命甚谆谆,
严肃军心各尽心。

曹化淳 (二黄摇板) 假做忠臣来答应,
(白) 我也去降李自成。
(曹化淳下。) 降闯王去了!

崇祯 (二黄摇板) 通宵劳瘁身如病,
(崇祯下平台。) 不知能度几宵光阴?

王承恩 (白) 保重了。
(二黄摇板) 忘把金钟连声振,
(起烽火。) 啊呀!

崇祯 (白) 烽火冲天苦我民。
(二黄摇板) 徘徊阶前心不定,
(李国祯上。) 忽然反了曹化淳。

李国祯 (二黄摇板) 急急忙忙去报信。
(李国祯下马。) 万岁。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暖! 撞钟不是招你, 你.....怎么又来了哇?
李国祯 (白) 万岁!
(二黄摇板) 曹贼启了彰仪门。
(白) 万岁, 臣指望紧守京城, 以待勤王, 谁知曹化淳启了彰仪门, 归降闯贼, 如今贼兵杀进来了!

崇祯 (白) 嘿嘿! 卖国贼子, 何其多也!
(二黄摇板) 画龙画虎难画骨,
(白) 知人知面不知心。
城池已破, 你不杀敌, 到此则甚?

李国祯 (白) 臣正要退敌, 金钟紧急, 故来保驾。
崇祯 (白) 如今还保的什么驾呀? 你.....杀贼去罢!
李国祯 (白) 臣领旨。
(李国祯上马。)

崇祯 (白) 卿家!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孤与你只此一面了!
(崇祯哭。)

李国祯 (白) 臣去杀贼, 也料难生还, 但有一死, 决无反顾, 万岁请上, 臣拜别了!
(李国祯下马, 拜。)

李国祯 (白) 万岁!
(李国祯上马。)

崇祯 (白) 卿家!
(崇祯哽咽。)

崇祯 (白) 去罢!
李国祯 (白) 去也!
(李国祯下。)

王承恩 (白) 万岁爷, 曹化淳献了彰仪门, 闯贼杀入, 虽然李伯爷前去退敌, 但是皇城也要紧哪!

崇祯 (白) 就命聚集众官, 禁守皇城。
王承恩 (白) 领旨。
(王承恩下。)

崇祯 (二黄摇板) 忙将金钟来击定,
怒气不息进宫廷。

(崇祯下。)

【第二十四场】

(四龙套、四闯兵、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李闯同上,李国祯上。会阵,开打。李国祯被李闯刺死。四龙套、四闯兵、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引李闯同进城,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宫女、魏宫人、太子、永王、定王引周后上。)

周后 (二黄摇板) 帝王家室如悬磬,
宫如覆巢尽捐生。

(周后坐。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妖魔犯关颠国本,
昂首苍天泪满襟。
颠翻九庙终天恨,

(崇祯进门。周后起座,迎。)

周后 (白) 万岁。

崇祯 (白) 御后。

(二黄摇板) 昆明遭创玉石焚。

(叫头) 啊呀,御后呀!

(白) 今有闯贼,攻破九城,势将杀进内城来了。

周后 (白) 难道满朝文武,无一人运筹拒贼吗?

崇祯 (白) 说什么运筹拒贼,孤王撞钟一夜,亦无有一人来呀!

周后 (白) 这些大臣真是毫无心肝,但不知贼势如何?

崇祯 (白) 那流寇呀!

(二黄摇板) 流寇毒比蜂蜚狠,
木偶大臣有何能。
看来江山已无大明份,
国破家亡无投身。

周后 (二黄摇板) 呼天叫地不能应,

(白) 万岁啊!

(二黄摇板) 同登泉道血泪倾。

(徐高上。)

徐高 (白) 万岁、娘娘,大事不好!

崇祯 (白) 何事惊惶?

徐高 (白) 王公公虽然发炮打死流寇千人,但是寡不敌众,内城将破。

(周后哭。)

崇祯 (叫头) 天哪,天!

(白) 我未曾失德,盗贼猖獗,流寇李自成,我只说小丑跳梁,数月之间,势如破竹,目今京城已破,眼睁睁江山不保。啊呀,御妻呀!

周后 (白) 万岁。

崇祯 (白) 皇儿。

(太子、定王、永王同哭。)

崇祯 (白) 堂堂帝皇家,如此结局,好不痛心!

(崇祯哭。)

崇祯 (二黄摇板) 眼睁睁闯王将驱进,

周后 (白) 我的儿吓!

(周后哭。)

周后 (二黄摇板) 骨肉悲号好伤心。

崇祯 (白) 御妻呀!不料祖宗锦绣江山,丧于孤手,当此海内分崩,立锥无地,也无有恢

复中原之望，惟有一死，以谢天下，我想御妻乃堂堂国母，太子乃金枝玉叶，流寇入宫，难免有白璧之玷，国亡君死，理所当然，御妻，深明大义，你……快做主意罢。

(崇祯哭。)

周后 (叫头) 陛下!
(白) 妾侍陛下十有八年，一旦国亡家破，陛下命妾一死，妾何敢不死，魏宫人，看衣更换。

(周后换衣，拜。)

周后 (二黄摇板) 霎时玉碎香消陨，
(白) 万岁!

崇祯 (白) 御妻!

周后 (白) 皇儿!

太子、
定王、
永王 (同白) 母后!

(太子、永王、定王同哭，周后下，太子、永王、定王同欲拉，崇祯拦。)

崇祯 (二黄摇板) 霎时间天愁地惨人亦昏。
(白) 魏宫人，看酒来。

魏宫人 (白) 领旨。

(魏宫人摆酒，崇祯饮。袁妃上。)

袁妃 (白) 叩见万岁!

崇祯 (白) 你是袁贵妃?

袁妃 (白) 正是妾妃。

崇祯 (白) 流寇看看杀进宫来，你还是死，你还是逃哇?

袁妃 (白) 妾妃受主隆恩，自然是死。

崇祯 (白) 好! 来来来，白绫在此，你也随皇后去罢!

袁妃 (白) 谢陛下。

(袁妃立起，自缢，下。)

魏宫人 (白) 袁娘娘自缢了。

(崇祯苦笑。)

崇祯 (白) 死得好!

(崇祯饮酒。费宫人引公主同上。)

公主 (白) 啊呀，父王! 我母亲在后宫自缢了!

崇祯 (白) 你母后她死了!

太子、
定王、
永王 (同哭) 母后呀!

(崇祯三苦笑。)

崇祯 (白) 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亡国不亡国，无关痛痒，不晓得亡国的时候，就是富有四海的皇帝，珠宝盈仓的皇后，也要这样的结果啊!

(崇祯哭。)

崇祯 (白) 魏宫人，看守皇后的尸身，快去!

魏宫人 (白) 领旨。

(魏宫人下。)

崇祯 (白) 儿是长平?

公主 (白) 正是皇儿。

崇祯 (白) 小娇儿!

(叫头) 啊呀，且住!

(白) 这孽冤若留在世上，必遭闯贼玷污。
你……是我的孩儿?

公主 (白) 正是孩儿。

崇祯 (白) 好孩儿!

(崇祯拔剑欲杀。)

公主 (叫头) 父皇呀!
(白) 孩儿无罪。

崇祯 (白) 儿啊,你说无罪,谁叫你生在亡国的皇帝家中,你就有大大的罪了!
(崇祯砍公主左臂,费宫人扶公主同下。崇祯欲杀太子、定王、永王,徐高拦住。)

崇祯 (叫头) 儿呀,儿!
(白) 非是为父忍心将你杀死,稍时闯贼杀进宫来,太庙焚烧,皇陵不保,何况你们这几条小命,焉能不丧在贼人之手,为父怎肯叫你们处死,故而杀了你们,以绝为父之念呀!
(二黄摇板) 流寇生成虎狼性,
看来难保我宗亲。
故而杀子亲手刃,
(崇祯举剑欲杀。)

徐高 (二黄摇板) 还当保留大明后根。
(白) 陛下,且停悲泣,听奴婢一言:万岁与储君,乃邦基国本,此刻国难当头,陛下要以死殉国,储君再死社稷,大明江山,岂不永无再造之日,奴婢情愿保太子和永、定二王,改装变服,出宫潜藏僻静的村庄之内,太子与二王身处深宫,谅无人认识,奴婢竭力保护,若能逃出京城,传檄各路提镇,以图中原,亦未可知。

崇祯 (白) 你有此忠心?
徐高 (白) 雨露之恩,粉身难报,誓竭力保护,请陛下放心!
崇祯 (白) 好哇,这真乃是国乱现忠臣!
(叫头) 慈娘,慈炯,慈炤,娇儿,儿呀!
(白) 你们舍不得为父,为父亦舍不得你们,如今国破家亡,你不可称为太子了,要晓得到了亡国的时候,父子骨肉,都不能自保,你们自幼生在皇宫内院,民间情形一概不知,况且又在年当幼时,为父实实放心不下,你们此番跟随徐高出宫,比不得在深宫内院,你们不要认着还是太子殿下,可知道如今也是一样的民间百姓,见了年长的,叫一声伯伯叔叔,见了年幼的叫一声哥哥弟弟,有道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儿啊!你们是亡国的人,没有自由的了呀!
(崇祯哭。)

崇祯 (二黄摇板) 潜踪匿迹藏形影,
天涯飘零雁离群。
父子别泪似潮滚,
(内喊杀声。)

崇祯 (二黄摇板) 喊杀之声入宫廷。
(白) 慈娘,慈炯,慈炤。
(二黄摇板) 你与徐高父子称。

徐高 (白) 折煞为臣了!
崇祯 (二黄摇板) 事不宜迟快逃命,
(徐高背太子挽永王、定王。)

崇祯 (白) 娇儿!
太子、
永王、
定王 (同白) 父王!
崇祯 (白) 去罢!
(徐高带太子、永王、定王同下。)

崇祯 (白) 姣儿!哎呀!
(红绣鞋) 骨肉一旦轻抛轻抛,
娘儿两下餐刀餐刀。
心已剝,命难逃,
肠已断,恨群梟视生命等于鸿毛。
(崇祯脱马褂。)

崇祯 (白) 众官们,不怕死的,随孤王神武门杀贼去呀!

(八太监执木棍同上，同走圆场。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四宫女引魏宫人同上，费宫人上。)

魏宫人 (白) 贼兵来了，我们快些去死呀!

费宫人 (白) 你们去死，我要去杀贼的。

魏宫人 (白) 你分明要嫁流寇。我们快些去死，让她去罢!

(魏宫人、四宫女同跳御河。费宫人哭。)

费宫人 (二黄摇板) 可叹同伴都丧命，

(王承恩上。)

王承恩 (二黄摇板) 炮火连天攻内城。

危如累卵破紫禁，

面前站立费宫人。

费宫人 (白) 王公公，大事不好了。

王承恩 (白) 何事惊惶?

费宫人 (白) 皇后、皇妃俱已自尽，圣上将公主一剑砍死，可怜宫娥内监，他们都投御河自尽一死了呀!

(费宫人哭。)

王承恩 (白) 呀! 不想宫中有此惨变。费宫人，流寇火炮猛攻城中，死者甚多，看看京城立破，你还不快去死呀?

费宫人 (白) 死得不明不白，无济于事。

王承恩 (白) 好，各行其志便了，万岁今在何处?

费宫人 (白) 出神武门去了。

王承恩 (白) 怎么，出神武门去了，走得远是不远?

费宫人 (白) 谅来不远。

王承恩 (白) 既然走得不远，待我前去保驾，你也自作主张罢!

(费宫人、王承恩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七场】

(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好个宗亲朱纯臣，

闭门不纳忘宗亲。

折转南宫太庙进，

愧对祖先不肖孙。

又见太庙面前存，

(崇祯进门。)

崇祯 (叫头) 先皇呀，先皇!

(白) 可叹你争来锦绣江山，一旦丧在你儿孙之手。嘿嘿，崇祯呀!

(念) 江山一旦丧在你手，只为错用亲贵臣。上行下效成习惯，不顾廉耻顾金银。

太平年吃的太平俸，国难临头变了心。大臣执政皆如此，国土何能存毫分!

(二黄摇板) 文官要钱武惜命，

断送孤王锦乾坤。

(白) 我想流寇杀进城来，烧焚太庙，我若将仓库毁坏，流寇不得财宝，必要移怒我的百姓，杀戮我的百姓，孤王无德施于百姓，我死后又叫百姓受苦，朕死也不得安心。也罢! 待朕晓示李闯便了。

内侍，内侍。

他们都逃命去了。有笔在此，待朕写来。

(崇祯抹去墙上灰尘，写。)

崇祯 (白) “朕与你留宫殿，你与朕留太庙，朕与你留仓库，你与朕留我民。”

(二黄摇板) 耳旁又听惊揣声，

想是贼子杀来临。

慢步且把高山临，

(崇祯出门，下。)

【第二十八场】

(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战鼓咚咚连声振，
莫非流寇入禁城。
再登景山观动静，
(崇祯走圆场，踢靴，跌倒，立起，走圆场。)

崇祯 (二黄摇板) 烽火炮声震天廷。
鬼哭神嚎是百姓，
痛碎心肝不忍闻。
心慌意乱站不稳，

(崇祯倒地。)

崇祯 (二黄摇板) 已到煤山寿皇亭。
(白) 来此已是煤山，待我写下血诏，晓谕天下便了！
(二黄摇板) 咬破中指写血诏，
十指连心痛煞人。

(崇祯割袍襟写诏。)

崇祯 (念) “崇祯遗笔，晓谕自成：莫坏我尸，莫毁我陵。莫留我官，莫杀我民。”
(二黄摇板) 写罢遗诏寻自尽，

(崇祯上山，脱靴。)

崇祯 (白) 待我以发遮面。
(二黄摇板) 有何面目见先灵。

(崇祯自缢。王承恩上，跌倒，见崇祯。)

王承恩 (白) 啊呀！原来圣上已然殉国，我不免也随驾去罢！

(【牌子】。王承恩拜。)

王承恩 (白) 待我也自缢了罢！

(王承恩自缢。【尾声】。幕下。)

(完)